

# 卷二十三

##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賦甲

善曰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京都上

孟堅兩都賦二首 善曰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

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兩都賦序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臺令史遷為郎

後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憲敗坐免官死獄中明帝脩洛陽西土父老怨帝

書名 文選六十卷 寬永二年活字印本  
撰者 梁昭明太子蕭統 輯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注  
卷 卷二十三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文選 文選  
索書號 貴重 41  
編號 D7811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1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4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本文選六十卷 寬永二年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50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二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詠懷

阮嗣宗詠懷詩十七首

謝惠連秋懷詩一首

歐陽堅石臨終詩一首

哀傷

嵇叔夜幽憤詩一首

曹子建七哀詩一首



王仲宣七哀詩二首

張孟陽七哀詩二首

潘安仁悼七詩三首

謝靈運廬陵王墓下作一首

顏延年拜陵廟作一首

謝玄暉同謝諮議銅爵臺一首

任彥外出郡傳舍哭范僕射一首

贈答一

王仲宣贈蔡子篤一首

贈士孫文始一首

贈文叔良一首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贈徐幹一首

贈從弟三首

詠懷詩十七首

五言顏延年曰說者阮籍在晉文代常慮禍患故發此詠耳

阮嗣宗

良曰臧榮緒晉書云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容兒瑰傑志氣宏放藉濟辟為掾後

謝病去為尚書郎遷步兵校尉籍屬文初不苦思率爾便作成陳留八十餘篇此獨取十七首詠懷者謂人情懷籍於魏未晉文之代常慮禍患及已故有此詩多刺時人無故舊之情逐勢利而已觀其體趣實謂幽深非夫作者不能探測之善法同

顏延年沈約等注







而零落也言晉當魏盛時則盡忠及微弱則陵之使魏室  
零落自此始也顏延年曰左傳季孫氏有嘉樹善曰班  
固漢書李廣贊曰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沈約曰風吹  
飛薈之時蓋桃李零落之日華實既盡柯葉又彫無復一  
毫可悅善曰說文曰薈豆之葉也楚詞曰惟草木之零落  
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  
銑曰荆杞喻奸臣言因魏室陵遲奸臣是奸生臣則晉文  
王也善曰言無常也文子曰有榮華者必自愁悴班固  
荅賓戲曰朝為榮華夕為憔悴山海經曰杞拘杞驅馬捨  
善本作之日掣久之山下為荆杞郭璞曰杞拘杞驅馬捨  
善字之  
去去上西山趾銑曰西山伯夷叔齊隱處也趾山足也言  
西山夷齊所居言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向曰言遇此  
欲從之以避世禍  
沈約曰榮悴去就此人本無  
保身之術况復妻子者乎  
疑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向曰  
已盡也言霜凝歲暮野草當盡我值今日身亦固然此乃  
籍憂生之詞也沈約曰歲暮風霜之時從然而已耳善  
曰繁霜已凝歲亦暮止野草殘悴身亦當然楚詞曰漱凝  
霜之紛紛字書曰凝水堅也毛詩曰歲聿云暮蒼頡篇曰

已畢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 濟曰繁華喻人美盛如春  
華之繁善曰史記華陽

夫人姊說夫人曰不以繁華時樹本說苑曰安陵君纏得  
寵於楚恭王江乙謂纏曰吾聞以財事人者財盡則交絕  
以色事人者華落則愛衰子安得長故幸乎會王山獵於  
渚有火若雲兕從南方來止觸王驂善射射之兕死於  
車下王謂纏曰萬歲後子將誰與樂纏曰下沽衣曰大王  
萬歲後臣將殉恭王乃封纏車下三百戶故江乙善謀安  
陵善知時龍陽君釣十餘魚而因泣下王曰有所不安乎  
對曰無王曰然則何為涕出對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  
多而又欲弃前之所得也今以臣兕惡而得拂枕席今爵  
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美人甚多美聞  
臣之得幸於王卑寒裳而趨王臣亦曩之所得也夫  
亦將弃矣安得無涕出乎王乃布令敢言美人者族夫夫  
桃李花灼灼有輝光良曰夫夫美兒灼灼明兒善悅擇  
若九春聲折似秋霜銑曰憚樂也春陽也陽數九故云九  
折秋霜能摧折萬物言此二人自屈折曲事君有如此者  
秋殺也善曰春秋元命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三月



陽數極於九故三月一時九十日宋衷曰四時皆象此類不唯春也尚書大傳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磬折

流  
巧發姿媚言笑吐芬芳携手等歡愛宿昔同衣裳向日昔夜也

善曰神女賦曰陳嘉詞而云對願為雙飛鳥比翼共翱翔吐芬芳其若蘭廣雅曰宿夜也願為雙飛鳥比翼共翱翔

翰曰此情相得願為比翼之鳥雙飛而游善曰丹青著明曰建安中無名詩曰中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

誓千載善本作永世二字不相忘濟曰誓約如丹青分明雖千載而不相忘也言安陵龍陽以色

竭楚魏之主尚猶盡心如此而晉文王蒙厚恩於魏不能竭其股肱而將行篡奪籍恨之甚故以刺也善曰以財

助入者賤盡則交絕以色助入者色盡則愛弛是以廢女不弊席發男不弊輿安陵君所以悲也亦豈能丹青著

誓未代不忘者哉蓋以俗寒教薄方直道裹攜手笑言代之所重者乃足傳之末代非止耻會一時故託二子以見

其意不在分挑斷神愛嬖之推丹青不渝故以方誓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束手之路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良曰漢代大宛得駿馬乃作天馬歌曰天馬來兮從西極涉流

涉兮九夷服天馬來兮從無草經十里兮循東道言天馬來自西北從於東道此亦萬事不定善曰張晏曰馬從

西而來東也沈約云春秋非有訖善本作富貴焉常保富貴焉常保沈約曰

春秋相代訖竟之時而富貴者安能長保持也沈約曰春秋相代若環之無端天道常也譬如天馬本出西北忽

由東道况富之與貧貴之與賤易至乎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訖止也清露被臯蘭凝霜霑

野草向曰春露秋霜互以相代善曰迅疾也楚詞曰臯蘭被徑斯露漸凝霜已見上文古詩曰白露霑野草

朝為美善本作媚字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

好翰曰王子晉占仙人以喻真正之士言世人逐時興衰非有長生者也善曰王子晉已見上文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栢翳岡岑飛鳥鳴相過濟曰阿曲

翳蔽也但丘墓松栢飛鳥往來而已善曰應劭風俗傳曰葬於郭北北首來諸幽之道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植

松栢梧桐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良曰由此而怨歎也慨歎息也辛酸鼻也

以識墳

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

以識墳



毒病也善曰蒼頡篇曰懷抱也史記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廣雅曰毒痛也李公悲東門蕪  
子狹三河求仁自得仁豈復歎咨嗟銑曰李公李斯也本  
仕乃說秦平六國而為丞相臨刑謂其子曰吾欲與汝牽  
黃大出上蔡東門逐狡兔之樂其可得乎故云悲東門蕪  
子蘇秦也本洛陽人洛陽三川之地則三河也蕪秦以其  
地狹小不足逞其志乃游說六國佩其相印後爭寵於齊  
為刺客所殺言二子豈不知趨勢利以近禍敗也為而犯  
之者亦猶求仁得仁誰復為之嗟矣藉登高望見丘墳松  
栢而懷李公蕪子以為世人不知止足後必悔恨有如此  
者沈約曰河南河東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為河  
耳蕪子以兩周之狹小不足逞其志力故去佩六國印也  
云二子豈不知進趨之近禍敗哉常以交利貨賂禍故冒  
而行之義莫有免者焉達者安小大之涯各遂分內之樂委  
天任命以至於俱為一立之士夫何異哉故此望山阿  
而發此句明徂謝之理雖同天逝之途則異也感慨之來  
誠逝者所不免至於顛沛道天怨毒求生蘇子李斯張本  
也善曰季斯已見西征賦蘇秦已見左太冲詠史詩漢

書東方朔曰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漣以西論語子貢已  
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  
又何  
怨

開秋北涼氣蟋蟀鳴狀惟向曰詩云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時政迫促善曰開秋秋初開也楚詞曰蟋蟀候秋吟感物懷殷憂情

悄令心悲翰曰感物感持政也悄悄憂心也善曰古詩曰

日憂心悄悄感物懷所思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毛詩

愠于羣小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良曰言此心無所

之猶云懷哉懷哉善曰論微風吹羅袂明月曜清暉晨

雞鳴高樹命駕起旋歸濟曰微風喻魏將滅教令微也明

言我亦知時如此將命駕歸于山林隱居而避此亂代  
善曰樂錄曰鷄鳴高樹顛古辭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  
駕將適唐都毛  
詩曰薄言旋歸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過良曰

咸陽也成帝趙飛鸞武帝李夫人並善歌舞故託以經過也善曰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范曄後漢書曰光

武帝孝孫素謹輕薄兒誤之孝孫劉嘉字顏延年曰趙漢成帝趙后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並以善歌妙舞幸於

二帝也善曰史記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

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鎰善本作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

行道失路將如何向曰晉文王河內人故託補三河言人

及魏室衰替皆去而望晉翰曰言雖黃金百鎰資用苦多豈可供其失路之費也喻人素有美行於魏今失路歸

晉其於美行盡以喪矣將如之何哉善曰少年之日志好絃歌及乎歲晚旋歸路失財盡同乎太行之子當如之

何乎戰國策曰魏王欲攻耶那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信頭墜不洛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太行乃北面

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雖良此非楚之道也曰吾用多臣曰雖多此非

之楚之路也曰吾善御此數者逾善而離楚逾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欲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逾數而離王逾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高誘曰面向也駕馬也之至也用資也賈逵國語注曰一鎰二十四兩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鉤善本作

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良曰畛界距至也阡陌皆道也子母瓜之子母也鉤帶猶連綴

也瓜有五色其光曜日嘉賓邵平之客善曰軫當為畛宋衷太玄經注曰畛界也說文曰畛井田間陌也孔安國

尚書傳曰距至也子母五色俱謂瓜也史記曰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時俗

謂之東陵瓜從邵平始也漢書曰霸城膏火自煎熬多財門民間所謂青門也毛詩曰我有嘉賓

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鏡曰膏以明而受煎熬人以此財而見患害豈如

邵平復為布衣終身不仕至於寵祿何足恃賴顧朝廷若是願以退居故有此詞沈約曰當東陵侯侯服之時多財



爵貴及種瓜青門匹夫耳定由善於其事故以味美見稱  
連軫距陌五色相然非唯周身瞻已乃亦坐致嘉賓夫得  
固易失榮難久恃膏以明自煎人以財興累布衣可以終  
身豈寵祿之足賴哉善曰莊子曰山木自役也膏火自煎  
也漢書疎廣曰愚而多戕則益其過左氏傳曰石磻曰  
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又朱華元曰不能治官敢賴寵乎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  
伯夷叔齊避周之隱處善曰

河南郡圖經曰東有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河南郡  
境界薄曰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一所

**下有**

**采薇土上有嘉樹林**  
齊曰薇亦藿也可食之采薇土則夷

尚不食周粟況取之以不義者乎善曰史記曰武王平  
殷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

顏延之曰史記龜策**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衿寒風振山**

傳曰無蟲曰嘉林**岡玄雲起重陰**  
良曰良辰謂和平也凝霜霑衣衿以喻衰

銑曰風振雲陰喻晉王專權而冒上沈約曰良辰何許言  
世路險薄非良辰也風霜交至凋殞非一玄雲重陰多所

擁蔽是以寄言夷齊望首陽而嘆息善曰東鳴鴈飛南

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王仲宣詩曰白露沾衣**鳴鴈飛南**

**征鷓鴣**  
帝鷓鴣**發哀音**  
向曰鳴鴈飛征鷓鴣賢臣遠去鷓鴣哀

香沉約曰此鳥鳴則芳歇也芬芳歇矣所有者鳧腐耳  
善曰楚辭曰鴈邕邕而南遊又曰恐鷓鴣之先鳴使夫百

草為之**素質游商聲悽愴傷我心**  
翰曰商聲秋之聲也草

家衰弱猶姦臣執政是用傷我心矣沈約曰致此彫素之  
質由於商聲用事秋時也遊字應作由古人字類無定也

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其音  
商鄭玄曰秋氣和則音聲調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  
善本作書詩善曰論語子曰

傳注曰尚**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  
濟曰褐布衣珠玉喻

孔子弟子言少時學道德與此游從善曰家語子路問於  
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可也國  
有道則衮冕而執玉也顏回已**開都**  
善本**臨四野登高有**

見幽通賦史記曰閔損字子騫



善本所良曰開都謂出於都外立墓蔽山岡萬代同一

時銑曰言自古死至於今日故謂同一千秋百善本作歲

後榮各安所之乃悟善本作羨門子噉噉善本今自嗤善本

字向曰羨門子古仙人也乃悟羨門輕舉而我負累所以自嗤安可嗤笑也籍憂於生理故以此詞自釋沈約曰

夫豈異武故云萬代同一雖或稅駕參差同為今日之一丘

開軒四野昇高末望志事不同祖沒聖一追悞羨門之輕

舉方自笑耳善曰戰國策曰楚王謂安陵君曰寡人萬

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淮南子曰死有遺業生有榮名

薛綜西京賦注曰安焉也史記曰始皇使燕人盧生求羨

門韋昭曰古仙人也說徘徊蓬池上遷顧望大梁翰曰蓬池名

大梁古梁城名善曰漢書地理志曰河南開封縣東北

有逢池或曰即宋逢澤也又陳留郡有浚儀縣故大梁也

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濟曰洪大莽草也茫茫廣大兒

善曰毛詩曰率彼曠野楚詞曰

莽莽茫茫無涯毛走獸交橫馳飛鳥自善本作隨翔是時

鴉火中日月正相望銑曰喻亂時人怖懼良曰孟冬之

十五十六也善曰左氏傳曰晉侯伐魏公問卜偃曰吾

其濟乎對曰剋之其九月十月之交乎鴉火中必是時也

杜預曰夏之九月十月也尚書曰三月朔風厲嚴寒陰氣

既望孔安國曰十五日日月相望也

下微霜向曰朔北也寒霜喻奸臣之害人者善曰爾雅

氣騰則羈旅無疇匹俛仰懷哀傷翰曰代多邪佞故我無

疑為霜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善

仲曰左氏傳曰陳敬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善

詠言著斯章翰曰小人計邪諂以為功君子守正直以為

以著此詩以自明也沈約曰豈惜終憔悴蓋由不應憔悴

而致惟悴君子失其道也小人計其功而通君子道其常

而塞故致惟悴也因乎眺望多懷兼以羈旅無匹而發此

詠善曰孫卿子曰天有常道君子有常體君子道其常



小人計其功

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

銑曰三旬謂六月之旬欲入於秋也

薛君韓詩韋句曰惟辭也鄭玄毛詩箋曰炎熱氣也

垂綠葉清雲白逶迤

善曰隸清雲楚詞曰載雲旗之

四時更代謝日月遞荒馳

善曰孫卿子曰

日月光照徘徊空堂上

善曰切悵憂傷也

日毛詩曰勞心切切入曰勞心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

良曰卒終也不見言不欲見別離晉纂魏而別離也

願卒歡好不見別離灼灼西頰

善本作

楚詞曰日杳

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

銑曰頰日喻魏也

風喻晉武四壁喻大

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饑

屈尾欲於河則沒其頭常銜鳥羽然後得飲有北有獸曰

善同向注如何當路子聲折忘所歸豈為夸

瓜與善本作

名憔悴使心悲

晉比而忘致君之道

與名譽而致身趨附之地使我憔悴而心悲沈約曰天寒

美草而當路者知進趨不念暮歸所安為者惟夸譽名故

致憔悴而心悲也善曰孟子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

齊管晏之功可復許乎蔡母遂曰當仕路也馨折已見上

以名也為其實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寧與鸞雀翔不隨黃

鵠飛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

濟共安於爵祿不能與賢才盡力於君而受其黜退也



黃鶴北遊黃鶴一舉冲天翱翔四海短翮追而不逮將安歸乎為其計者宜與燕雀相隨不宜與黃鶴齊舉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玄雲決襟將安歸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山善本作出字門臨求路不見行車

馬銑曰言人皆趨臣無與已同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

離獸東南下向曰孤鳥離獸東南西北喻日暮思親友晤

言用自寫翰曰言思志者與舒寫其心晤明也善曰毛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鄭玄曰晤對也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濟曰紂使帥延作北里之舞靡靈公宿於濮水上聞其音使帥涓

輕薄游閑善本作子俯子俯

仰作善本作浮沈善本作捷徑從狹路僂趣荒淫代曰

徑薄逐勢與衰而從之向曰捷徑狹路非正道僂倪亦俯仰也善曰輕薄之輩隨俗浮沉棄彼大道好從狹路

不尊恬淡竟赴荒淫言可悲甚也漢司馬遷書曰從俗浮沉與時俯仰焉見王子喬乘雲翔

鄧林獨有延年術可用善曰作慰我心翰曰王子喬古之

俗以輕舉全性以保真其人已遠故云焉見共法不滅故

云可慰心楚詞云譬若王喬之乘雲兮載赤雲而陵太清

延年不死兮壽何所上方言曰延長也毛詩曰仲山父末懷以慰其心毛萇曰慰安也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良曰湛湛水平兒楓木各善曰楚詞曰湛湛江水兮上有楓樹

臯蘭被徑路青驪逝駸駸銑曰澤畔曰臯青驪馬也劫去也駸駸以喻日去之疾

善曰臯蘭已見上文楚詞曰青驪結駸齊千乘毛詩遠望日駕彼駟牡載驟駸駸毛萇曰駸駸駸兒擬七林切

令人悲春氣感我心向曰望此則知春不留三楚多秀士

朝雲進荒淫翰曰三楚謂楚文王都郢昭王都鄂考烈王都壽春秀士謂秀茂之士宋玉之流也王為



高堂賦云朝為行雲暮為行雨諷荒淫之事進諫於君言  
朝廷之士隨風從流無能如此善曰孟康漢書注曰舊  
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呂氏春秋朱華振  
曰舜耕於歷山秀士從之高唐賦曰妾且為朝雲朱華振  
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為黃雀哀涕下誰能禁良曰朱華喻  
榮盛後如高蔡黃雀之危一念至此泣涕不能禁止善  
曰戰國策曰莊辛諫楚王曰郢必危矣王獨不見黃雀俯  
喙自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與人無爭不知夫公  
子王孫左挾彈右擗丸以其頸為的畫遊茂樹夕調酸醜  
耳黃雀其小者也蔡聖侯因是已南遊高陵北陵巫山飲  
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視勿妄右雍嬖女與之馳聘乎  
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受命于宣王繫  
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自因是  
已左州侯從鄢陵與壽陵君飲封祿之粟載方府之金與  
之馳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不知夫穰侯方  
謀受命乎秦王填泗池之塞內投已澠池塞之外襄王聞  
顏色變四體載慄於是乃執珪中授之封以為陽陵君延  
叔堅戰國策論曰因是已因是已復有是也茹谿谿流所  
沃者美好也孔叢子賈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

泣不禁  
禁止也

秋懷詩一首 五言

謝惠連 銑曰感秋而述其不懷

平生無志意少小嬰憂患如何乘苦心矧復值秋晏向曰  
嬰羅

繞也古詩曰晨風懷苦心淮南子曰秋士哀也皎皎天月

明奕奕河宿爛翰曰奕奕長盛兒爛光良善曰古詩曰  
明月何皎皎薛君韓詩章句曰奕奕盛兒

毛詩曰子興視蕭瑟含風蟬寥戾度雲鴈濟曰蕭瑟寥戾  
皆聲也善曰

楚詞曰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寒商動清閨孤燈曉幽幔良曰寒  
商秋風

也駿不明也善曰楚辭曰商風蕭而害之耿介繁慮積

辰轉長宵半銑曰耿介專獨也繁慮多憂也展轉反側也  
宵夜也善曰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毛詩



曰展轉 夷險難預 善本作 謀倚伏昧前筭 銑曰夷平倚申

也 善曰夷險謂道以喻時也 演連珠曰才經夷險不為 世屈淮南子曰接徑歷遠直道夷險鷓冠子曰禍兮福之

所倚福兮 雖好相如 達不同長卿慢 翰曰司馬相如字長

長卿慢世越禮自放言我雖好相如明達天下不欲同其

慢世善曰達謂通達不拘禮也嵇康高士傳司馬贊曰

長卿慢世越禮自放擯鼻居布不耻其狀 頽悅鄭生優無

取白衣宦 濟曰後漢鄭均為尚書後乞骸謝病歸帝東巡

為白衣尚書言我頗悅鄭生優息不欲同 未知古人心且

從性所翫 賓至可命 觴明來當 染翰 良曰觴酒也翰筆也

章善曰秋興賦序曰 高臺 登踐清波 善本時陵亂

驟數也陵亂謂舟馳驚也善 頽魄不再 圖傾義無兩且 向

曰爾雅曰水正絕流曰亂

魄月義日也言月既缺一月之中無再復圓也月既傾一

日之中無更朝也喻人老不可更少 善曰魄日魄也義

義和謂 金石終銷 善本作 毀丹青 斲彫煥 翰曰皆不能長

日也 善曰張綱集曰各勉玄髮歡無貽白首歎 濟曰勉勵

書功金石圖形丹青 各勉玄髮歡無貽白首歎 也玄髮少

年也貽遺也白首衰老兒 善曰阮籍詠懷詩 因歌遂成

賦聊用布親串 古患反 向曰串狎也 言因歌遂成賦此

也 臨終詩一首 五言

歐陽堅石

銑曰王隱晉書云歐陽建字堅石勸

海人石崇甥也為馮翊太守趙王倫

之為征西撓亂關中建每匡政不從

欲迎楚王偉立之由是有隙石崇勸

淮南王使誅倫未行事覺倫收崇建

及毋妻無少長皆斬建臨刑而作是



詩也 善曰孫盛晉陽 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伯陽適西戎孔

善本無

子欲居

善本有

蠻

尚曰老子姓李

道遂入胡即戎也孔子欲居九夷夷蠻通稱也善曰列

仙傳曰老子西遊尹喜見之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魏武

欲適西戎論語曰子欲居九夷 苟懷四方志所在可游

盤翰曰言平常之人且懷四方之志所在皆可以游樂

乃盤遊 況乃遭屯蹇顛沛遇災患 平聲 濟曰而况遭亂

乎顛沛猶傾覆也善曰周易曰屯如遭如又曰往蹇來

連孔叢子歌曰遂邇不復自嬰屯蹇論語子曰顛沛必於

是 古人達機兆策馬游近關 良曰衛大夫孫林父將作亂

伯玉識機變也策馳游從也善曰周易曰機者動之微

言之先見者也左氏傳蘧伯玉曰瓊不得聞君之出敢聞

其入遂行從 咨余冲且暗抱責守微官 鏡曰咨嗟冲童也

近關出也

之人抱負罪責守此微官不知去就安居取害也 善曰

孔安國尚書傳曰冲童也賈逵國語注曰暗不明也孟子

曰吾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 潛圖密已構成此禍福端

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向曰謂趙王倫謀亂已欲廢彼敗則為搗成則為福故云

禍福端構就也善曰爾雅曰圖謀也莊子曰而子身若

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槁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禍無

有惡有人灾枚叔上吳王書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傳子

曰福生有兆禍來無 恢恢六合間四海一何寬天網布絃

網投足不獲安

濟曰恢恢廣大

兇四方上下為六合

絃綱

使投足無處善曰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山海經

曰地之所載六合之間許慎淮南子注曰絃維也解嘲曰

欲行者擬足 松柏隆冬瘁 然後知歲寒 鏡曰言歲寒能

而投迹也

善曰孫卿子曰松柏經冬而不 不涉太行險誰

彫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知斯路難 向曰言世路險過太行之山 善曰淮南子曰

河為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今上黨太

善曰淮南子曰

善曰淮南子曰

善曰淮南子曰

善曰淮南子曰

善曰淮南子曰

善曰淮南子曰

善曰淮南子曰

善曰淮南子曰

善曰淮南子曰

善曰淮南子曰

善曰淮南子曰

善曰淮南子曰

善曰淮南子曰

善曰淮南子曰



行河內野王縣**真偽**因事顯人情難豫觀窮達有定分慷慨復何

**歎**平良曰引大分欲以抑其情善曰孟子曰窮則獨

亡處秦而秦霸有其本也善曰呂氏春秋曰百里奚處虞而虞

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上負慈母恩痛酷摧心肝下顧**

**嬌**善本作**憐**女惻惻心中酸濟曰酷苦酸痛也善曰說文

亦謂之負也方言曰傳云慈母怒子**二子棄**善本有

折莫以笞之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遺念**皆**邁**其善本無

**凶殘**銑曰言母亦不免故云**弃**不惜一身

**死惟此如循環**向曰惟思也若循連環而無窮善曰薛

統若循連環也**執紙五情塞揮筆涕洟瀾**翰曰揮奮也洟瀾

周則復始也**執紙五情塞揮筆涕洟瀾**善曰文

子曰昔者中黃子曰色有五文章人有五情漢書息夫

躬絕命辭曰涕泣流兮霍瀾瓊曰洟瀾涕泣闌干也霍與

同洟

### 哀傷

#### 幽憤詩一首

四言善曰魏氏春秋曰康及呂安事為詩自責呂安事已見思舊賦班固史遷述曰幽而發憤乃思乃精

#### 嵇叔夜

向曰叔夜為呂安事連罪收繫遂作此詩憤怨也言幽怨者人莫能見明也

#### 嗟余薄祐

善本作祐字少遭不造濟曰祐福造成也叔夜少失早喪二親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

#### 祿衣也

善曰左氏傳后成叔曰聞君越在他境淮南子曰成王勿在襁緜之中張華博物志曰緜緜為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上韋昭漢書注曰線若今時小兒腹衣李奇曰

#### 師立帥傳

善曰嵇氏譜曰康兄喜字公穆歷徐揚州刺史



史太僕宗正卿母孫氏毛萇詩傳曰鞠養也毛詩曰父兮  
生我母兮鞠我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說文曰姐嬌也嬌  
與姐同耳**爰及冠帶**憑寵自放善本無此二句良曰爰於也  
憑母兄之寵自放逸其心也**抗心希古**任其所尚善本  
作上字濟曰抗  
古入之道任其高尚之志也善曰廣雅曰希庶也趙岐  
孟子章句曰各崇所上則義不虧矣說文曰尚庶幾也  
**訖好老莊**賤物貴身銑曰老謂老子莊謂莊子賤物賤於  
寶貴之物貴身謂卑下於人以自保  
也善曰稽喜謂康長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淮南子曰  
原道者欲一言之而寐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之而通則  
賤物而貴身也莊子**志在守樸**養素全真銑曰守樸守其  
曰真者精誠之志  
謂養其質以全真性善曰老子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河  
上公曰抱守也薛綜東京賦注曰樸質也莊子盜跖謂孔  
子曰子之道非可以全真者也曰余不敏好善聞人  
也又曰真者精誠之志也向曰不  
達也常好善道而闇於人事善曰謂與呂安交也孝經  
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左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

子曰子好善而不能擇人也 **子玉之敗**屢增惟塵翰曰鍾會有憾於叔  
夜時呂安兄巽姦安

妻巽為大將軍長史遂構誣將害安鍾會為大將軍所善  
會因勸大將軍誅康與呂安同罪也子玉楚子玉也令尹  
子文舉之以自代後子玉與晉戰子玉大敗康此意所以  
憤呂巽有穢行大將軍用為長史是不知人亦如子文之  
用子玉不當也惟塵謂詩人刺進舉小人也屢增者言當朝此類多  
於大將軍將害康比會為小人也屢增者言當朝此類多  
矣善曰子玉楚大夫也傳曰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  
於睢終朝而卑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蔣終日而畢鞭  
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薦賈尚勿後  
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文之傳政於子玉子玉  
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毛詩曰無將大車  
維塵真真鄭玄曰喻大夫進舉小人適自作憂患也 **大**  
**人含弘**藏垢懷恥民之多僻政不由已銑曰大人天子也  
言天子能舍其大  
道包藏垢穢懷納諸恥謂不察臣下之過致使左右多邪  
臣政不由天子之已而使無辜獲罪僻邪也善曰周易  
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左氏傳伯宗謂晉侯曰國君含垢  
說文曰懷藏也杜預曰忍垢恥也毛詩曰民之多僻鄭玄



曰民行多邪僻者汝君臣之過無自謂得法度論語曰為仁由已

**否**平感悟思愆怛若創痛于軌也惟此心褊必心顯明臧

也言褊小之心明此朝廷善惡感而覺悟以思其過痛如割傷善曰褊心康自謂也郭璞爾雅注曰惟發論辭也毛

詩曰惟是褊心是以為刺又曰於子小子未知臧否西京賦曰所惡成創痛蒼頡篇曰痛毆傷也方言曰怛痛也說

文曰瘡癢也漢書音義曰以杖毆擊人剝其皮膚起青黑無創者謂疥瘡也

**欲寡其過謗議沸騰**良曰康曰謂少過而謗議沸起者謂鍾會讚之云嵇康

山曰古者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毛詩曰百川沸騰

**性不傷物類致怨憎**乃類致怨憎之辭也此自歎也善

曰莊子仲尼謂顏回曰聖人處物不傷者物亦不能傷也

**昔慙柳惠今愧孫登**下惠三黜無怨色康今幽憤故慙也善曰柳下惠已見西征賦魏比春秋曰初康采藥於中山北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

言登默然不對踰年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也

**內負宿心外**惡六良朋向曰宿心謂宿昔本心也謂慕養生之道今則辜負本心矣惡猶慙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

負之言背也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教平其宿心爾雅曰惡慙也毛詩曰每有良朋

**仰慕嚴鄭樂**道閑居銑同下法善曰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修身保性成帝時元舅王鳳以禮聘子真

子真遂不誦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賤業而可以惠眾曰閱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

老子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論語子曰與世無營神氣晏貧而樂西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

**與世無營神氣晏**如濟曰晏如無事也善曰蔡邕釋誨曰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淮南子曰古之神氣不蕩於外漢書曰揚雄室亡

檐石之備咨予不淑嬰累多虞翰曰咨嗟淑善嬰繞虞度猶晏如也

多不可度也善曰毛長詩傳曰咨嗟也毛詩曰之匪降

子不淑云如之何左氏傳趙孟曰以晉國之多虞

**匪降**自天寔由頑踈良曰匪非降下寔實也言此罪累非下自天實由我頑踈之性所致也善曰毛詩

良曰匪非降下寔實也言此罪累非下自天實由我頑踈之性所致也善曰毛詩



曰下民為孽匪降自天善本作固字理蔽患結卒致囹圄善本作固字

用私情擁蔽政理之道遂使患難結成終致無辜繫於獄也卒終也囹圄獄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弊壞也禮

記曰仲春省囹圄鄭玄曰所以對答鄙訊繫此幽阻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弊壞也禮

獄吏恥為其所聞繫繫也幽阻與親友不備鄙訊問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弊壞也禮

復問知之與前辭同不也杜預左氏實恥訟冤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弊壞也禮

不我與然也善曰論語曰陽貨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文雖出此而意微殊亦不以雖曰義直神辱志沮翰曰沮

雖義理平直而自明無辜而為獄吏辱其神氣翰曰沮

志亦亂也善曰毛萇詩傳曰沮壞也才與切澡身滄浪

平豈云能補良曰澡洗也言神辱志沮雖將洗身於滄浪

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孔子曰

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對歎答父書曰

誠思拾遺善本作鳴鴈勵善本作翼北游順時而動

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曾莫能疇濟曰離離和聲也鴈春則

曾不疇北也康見此鴈鳴得意忘憂乃自嗟歎則莫能比

之矣善曰毛詩曰雍雍鳴鴈管子桓公曰夫鴻鵠有時

而南有時而北又曰鴻鵠秋南而不失時毛事與願違違

詩曰嗟我懷人說文曰曾辭之舒也儔等也

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濟曰遘及也知窮達在命不

而留也爾雅曰淹留久也王命論曰窮善曰淹留謂囚繫

達有命吉凶由人毛詩曰謂我何求善曰淹留謂囚繫

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向曰古人有言謂莊子云為善無

繫如此則咎責悔禍不生於身也善曰莊子曰為善無

近名為惡無近刑司馬彪曰勿脩名也被禍懷玉穢惡其

身以無陋於形也郭象曰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

也尚書曰恭默思道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曾子曰

惟欣忠信咎故萬石周慎安親保榮翰曰石奮父子五人

不生可為孝矣翰曰石奮父子五人



萬石君昔周慎謹密安親守榮也善曰漢書曰萬石君奮長子建為郎中令建老白首萬石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建為郎中令奏事事下建自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真雖他皆如此論語摘輔像識曰曾子未嘗不問安親之道也孔安國尚書注曰周至也世務紛紛祇攪子

情安樂必誠乃終利貞濟曰紛紜亂也祇語助也攪動也其利貞善曰漢書曰嚴安徐樂上書言世務毛詩曰祇攪我心攪亂也祇適也家語金人銘曰安樂必戒無行所

戒也周易曰雖處安樂必警煌煌靈芝一年三秀子獨何為

有志不就濟曰煌煌光也靈芝草藥一年三開花秀服之

秀謂芝草也楚詞曰云有志而無謗爾雅曰就成也懲難

思復心焉內疚庶勗將來無馨無臭良曰見此患難方欲懲誠而反復心內病

之誠勗將來無為患皆害身之本也聲譽於時無使馨香也善曰潘元茂九錫文曰懲難念功毛詩曰既往既來

我心永疚疾病也爾雅曰勗勉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求嘯也毛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長吟願性養壽翰曰使將來之人采薇山曲散髮巖岫之

不為冠冕所拘束善曰采薇已見上文琴操計由曰散髮優遊所以安已不懼也范曄後書曰袁閔散髮絕世社

篤連珠曰能離光明之顯長吟求嘯爾雅曰願養也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故養性受命之士莫肯進禮記曰百年

日願猶養也

日願猶養也

日願猶養也

日願猶養也

### 七哀詩一首 五言

曹子建向曰七哀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月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

哀也子建為漢末征役別離婦人哀歎故賦此詩善曰贈答子建在仲宣之後而此在前誤也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向曰謂月行疾其光如流也正謂當其時也徘徊謂終夜月光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向曰謂月行疾其光如流也正謂當其時也徘徊謂終夜月光



迴輪四面遷照故云徘徊也善曰夫皎月流輝輪無輟照以其餘光未沒似若徘徊前覺以為文外傍情斯言當矣

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善曰古詩曰借問歎者誰言

是宕善本作客字子妻君行喻十年孤妾常獨栖善本作棲字良曰踰過也

何持諧濟曰清路塵謂風上塵也妾婦人之謙稱也言塵隨風之飄揚此夫從征不息泥在濁水之下以自

西南風長逝入君懷翰曰西南坤地坤妻道故願為此風飛入夫懷善曰古詩曰從風入君

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銖曰言夫行卜年復恐莫不嘆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當何所依據善曰史記驪姬曰以賤妾之故廢嫡立庶

七哀詩二首五言

王中宣翰曰此詩哀漢亂也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音還協韻良曰象道也豺虎

也善曰左氏傳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可必乎對曰國亂無象不可知也班固漢書張

耳陳餘述曰據國爭權還為豺虎遘與構同古字通也道經曰執大象天下往河上公注曰執守也象道也聖人守

大道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也復弃善本作棄字中國去遠身適荆蠻翰曰荆

州仲宜避難在其中也善曰荆蠻已見登樓親戚對我賦毛詩曰蠶爾蠻荆毛萇曰蠻荆荆州之蠻也

悲朋友相追攀向曰謂初去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良曰

國亂殺戮人多路有饑飢善本作餓婦人抱子弃草間顧聞號泣聲揮

涕獨不還濟曰婦人迴顧聞子泣聲但揮涕而去不復還也善曰言迴顧雖聞其子號泣之聲但知揮

涕獨去不復還視也家語曰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王肅曰揮涕不哭揮涕以手揮之也未知身



死處何能兩相宁驅馬奔之去不忍聽此言鏡曰此說婦人為言時遭

亂夫從征役世既無主皆相攻却故奔走飢荒未知身死之處弃子草中不能相全黎驅馬而去不忍聽之善曰

此婦人之辭也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啜

然傷心肝翰曰下泉人謂戰死人啜然歎聲也善曰漢書曰文帝葬霸陵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曹人

思明王賢伯也

荆蠻非我鄉何為久滯滯向日滯猶留也善曰國語曰底著滯滯賈逵曰滯久也方

舟汙大江日暮愁我心濟曰方並也汙逆流行也善曰爾雅曰大舟郭璞曰併兩舡

也爾雅曰逆流山岡有餘映巖阿增重陰銑曰謂日將沒而山脊之上猶映

餘光而巖曲本陰今復曰暮是增為重陰狐狸馳赴穴飛

山脊曰岡善曰通俗文曰日陰曰映鳥翔故林良曰狐狸獸各翔歸也善曰皆言不忘本也文子曰鳥飛之鄉依其所主也楚詞曰鳥飛之

必首立流波激清響猿猴臨岸吟迅風拂裳袂白靈霑

衣襟善本作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拊善本作琴翰曰攝衣

善曰楚詞曰擊迅風於清涼禮記曰孟秋之月白露降諡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漢書曰沛公起攝衣廷鄼食其

也韓子曰師絲桐感人情為我發悲音向曰絲絃也琴以

史記曰鄒忌以鼓琴見齊威王王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

任濟曰壯益也此黎自哀之

### 七哀詩二首 五言

張孟陽翰曰臧榮緒晉書云張載字孟陽武邑人也有才華起家拜著作郎後為中書

郎稱疾告歸此詩哀人事遷化後詩哀帝室漸衰善同翰注

北邙善本作何壘壘平高陵有四五向曰北邙山名壘壘重也陵即墓也善



日廣雅曰壘重也古樂府詩曰還望故鄉鬱借問誰家墳

何壘壘北芒山名也壘壘塚相次之兒也

皆云漢世主恭文遙相望原陵鬱膺膺主謂後漢諸帝墳

陵恭文原皆陵號鬱膺膺草木多兒善曰范擘後漢書

日葬孝安皇帝子恭陵又日葬靈帝于文陵又日葬光武

皇帝于原陵毛萇季葉善本作喪亂起賊盜如豺虎

此季世也善曰左氏傳日叔向日齊其何如晏子曰毀壤過

一抔便平房啓幽戶玉壞者延尉罪之當弃市帝怒其

輕當族釋之諫日假令有取長陵一抔土陸下何以罪之

遂止抔謂一抔矣言漢家諸陵既遭季世喪亂毀其陵土

已過一抔矣便房冢中室也言其幽暗珠柙離玉體珍

寶見剽匹虜濟日珠柙漢家送死之物珠玉為柙言遭發

也善曰魏文帝論日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

至乃燒取玉柙金鏤體骨并盡西京雜記日漢帝及王侯

送死皆味濡玉匣玉匣形如鎧甲連以金鏤枚乘七發日

太子玉體不安說文日剽劫人也又虜獲也漢書注日虜

與鹵同如淳園寢化為墟周墉無遺堵也墟立也墉牆也

言聲牆皆摧無遺一堵者五板日堵善曰漢書日自高

祖下至官帝各自居陵傍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又日

自貢禹建迭毀之議遂毀惠景廟及大上寢園廢而為蒙

墟爾雅日牆謂之墉毛萇詩傳日一文為板五板為堵蒙

龍荆棘生蹊徑為本作登童豎狐兔窟其中蕪穢不復掃

先古切良日蕪童牧豎也濟日蕪穢蔓昔之類皆無人掃陰之善日關中記日漢諸陵守衛掃除廣雅日掃

音舞銑日漢世

善曰范擘後漢書

日葬光武

葉猶

日齊其何如晏子曰毀壤過

當弃市帝怒其

陸下何以罪之

言其幽暗

珠柙離玉體珍

為柙言遭發

漢氏諸陵無不發掘

漢書注日虜

漢書日自高

漢書日自高

漢書日自高

漢書日自高

漢書日自高

漢書日自高

漢書日自高

漢書日自高

漢書日自高

漢書日自高



子曰吾死也有一棺之士感彼雍門言悽愴哀今古向曰雍門周謂孟

後高臺既傾田池又平豈不悲乎孟嘗君淚善同向注

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林良曰商為秋氣善曰王逸楚

西風急疾鸚鵡陽鳥善本作收和響寒蟬無餘音濟曰陽

賦曰涼風蕭瑟也禮記曰孟秋寒蟬應陰而鳴則天涼故

也收息其和聲而秋已深故蟬亦無矣喻帝室之漸衰

善曰陽鳥春鳥也禮記曰孟秋寒蟬應陰而鳴則天涼故

謂之寒蟬楚辭曰白露朝善本作夜結木落柯條森銑曰

蟬寂寞向無聲善曰朱光馳北陸浮景忽西沈銑曰

為霜也森寒風振聲善曰朱光馳北陸浮景忽西沈銑曰

氏春秋曰秋氣至則草木落善曰朱光馳北陸浮景忽西沈銑曰

善本作沉字翰曰宋光日也天道游北故云馳北陸陸

道也浮行也忽西沈言其疾沒也善曰朱光日也楚辭曰

陽杲杲其朱光續漢書云日行北陸謂之冬杜預左氏傳

注曰陸道也孔安國尚書注曰浮行也說文曰景日光也

顧望無所見唯覩松栢陰向曰松栢立墓已見上文蕭蕭高

桐枝翩翩栖孤禽銑曰此喻帝室政衰雖在名位若孤鳥

翩翩鳥兒善曰禮記曰草木皆蕭蕭鄭玄曰蕭謂枝葉縮栗也

仰聽離鴻鳴俯聞蜻精列吟良曰蜩蝻蟲名善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蜩鳴蔡

音精音列哀人易感傷觸物增悲心立隴日已遠纏絲

思彌善本作深銑曰立隴謂其先人也霜露既降君子履

謂憂思多也善曰秦嘉答婦詩曰哀人易感傷古詩曰相去日已遠張外與任彥堅書曰纏絲恩好庶蹈高蹤

憂來令髮白誰云愁可任徘徊向長風淚下霑衣衿翰曰

心不安息向長風見時物衰歇復感時風衰薄故淚下矣

善曰古詩曰座中何人誰不懷憂令我白頭登樓賦曰誰

憂思之可任楚詞曰慙長風以徊徘徊又

曰向長風而舒情又曰泣歔歔而沾襟

悼亡詩三首

五言 善曰風俗通曰慎終



潘安仁 銑曰悼痛也安仁痛妻亡故賦詩以自寬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 良曰荏苒漸盡也謝去忽疾易改也善曰荏苒猶漸也

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 善曰荏苒猶漸也

從淹留亦何益 善曰之子謂妻也毛詩曰之

俛恭朝命迴心反初役 善曰之子謂妻也毛詩曰之

望廬思其人入室 善曰之子謂妻也毛詩曰之

想所歷 善曰之子謂妻也毛詩曰之

勢髣翰墨有餘迹 善曰之子謂妻也毛詩曰之

未及歇遺挂猶在壁 善曰之子謂妻也毛詩曰之

悵恍如或存周惶忡 善曰之子謂妻也毛詩曰之

如彼翰林鳥雙飛 善曰之子謂妻也毛詩曰之

路析 善曰之子謂妻也毛詩曰之

春風綠隙來晨雷 善曰之子謂妻也毛詩曰之

力承簷 善曰之子謂妻也毛詩曰之

滴 善曰之子謂妻也毛詩曰之

憂日盈積 善曰之子謂妻也毛詩曰之

庶幾有時衰 善曰之子謂妻也毛詩曰之

莊缶 善曰之子謂妻也毛詩曰之

猶可擊 善曰之子謂妻也毛詩曰之

多也 善曰之子謂妻也毛詩曰之

武毅 善曰之子謂妻也毛詩曰之

發沉憂結 善曰之子謂妻也毛詩曰之

文尚有餘迹也 善曰廣雅曰惟帳也聲類作悵說

未及歇遺挂猶在壁 善曰廣雅曰惟帳也聲類作悵說

悵恍如或存周惶忡 善曰廣雅曰惟帳也聲類作悵說

如彼翰林鳥雙飛 善曰廣雅曰惟帳也聲類作悵說

路析 善曰廣雅曰惟帳也聲類作悵說

春風綠隙來晨雷 善曰廣雅曰惟帳也聲類作悵說

力承簷 善曰廣雅曰惟帳也聲類作悵說

滴 善曰廣雅曰惟帳也聲類作悵說

憂日盈積 善曰廣雅曰惟帳也聲類作悵說

庶幾有時衰 善曰廣雅曰惟帳也聲類作悵說

莊缶 善曰廣雅曰惟帳也聲類作悵說

猶可擊 善曰廣雅曰惟帳也聲類作悵說

多也 善曰廣雅曰惟帳也聲類作悵說



惠子弔之莊子擊盆而歌惠子怪之莊子曰其本無生無形今歸無形何哭為也故安仁庶幾於情知有時衰故云莊子可擊瓦器曰缶善曰郭璞爾雅注曰庶幾微幸善

皎皎窓中月照我室南端良曰月光入窓又發發也南端者室之正南善曰室南端室

之南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向曰清商涼風也溽濕也言濕暑之氣逐節而微也

潤溽暑文穎漢書注曰闌希也說文曰溽暑濕暑也灑

凜涼風外始覺夏衾單起止又思人始覺夏被也涼風起止又思人始覺夏被也涼風

曰古詩曰涼歲云暮豈曰無重續誰與同歲寒翰曰續絲也言豈無

重絲人已亡矣誰同歲寒善曰毛詩曰豈曰歲寒無與無衣與予同袍孔安園尚書傳曰續細絲也

同朗月何朧朧濟曰言此時無人見與同處也朗明也朧朧月光臨朧也善曰毛詩曰叔兮伯兮

無所與同埋蒼輓善本作轉巧枕席長簟竟牀空良曰輓曰腫朧欲明也輓展字轉

安也簟亦席也竟盡也牀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向曰委善曰展轉已見上文積也清

輕也善曰莊子曰空穴來風司馬彪曰獨無李氏靈髻門戶孔空風善從之古詩曰白楊多悲風

髻觀爾容翰曰漢武帝李夫人死帝甚思之乃令方士致神力遂得見其形故安仁嗟其妻無此靈可見

其容兒善撫衿長歎息不覺淚沾善本作曾沾善本作

安能已悲懷從中起銑曰已止也中謂衷心善曰漢書公孫瓚曰累撫衿魏武帝苦寒行日月

不延頸長歎息魏文帝歌行曰不覺淚下霑衣裳史寢興記曰文帝意慘悽悲懷魏武帝短歌行曰憂從中來

自善本作存形遺音猶在耳良曰寢卧興起也言卧起之間自想亡者如存也遺音謂

平生所言聲也善曰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禮記曰色不忘乎目楊脩傷夭賦曰悲體息之潛翳兮目常存

乎遺形左氏傳晉穆羸上慙東門吳下愧蒙莊子濟曰東

死怡然不哭莊子蒙縣人故云蒙莊子妻死不哭此二人善同

妻子死而不哭安仁有哀故上慙下愧不如古人



濟賦詩欲言志此志難具紀向日志情不可具紀者言多

遠國語注日命也可奈何長戚自令鄙翰曰死生命也長

憂也善曰魚豢典略趙歧卒歌曰有志無時命也奈

何論語日小人長戚戚長笛賦日長戚之士能閑居

耀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銑曰曜靈日也天機者言天運

靈日也陳琳柳賦日天機之運旋夫何逝之速也莊子天

運篇日天其運乎郭子善曰毛詩奈何悼淑儷儀容

良日列列風急兒厲嚴也善曰毛詩奈何悼淑儷儀容

日秋日凄凄又日冬日烈烈飄風發發奈何悼淑儷儀容

末潛擊施氏之婦日已不能庇其伉儷杜預日儷偶也魏

靈潛翳邈哉緬矣念此如昨日誰知已卒歲濟日念其妻

事誰知忽已終歲善曰蒼頡篇日昨改服從朝政哀心

隔日也毛詩日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存其禮也制禮也茵褥幃帳也朔月初望十五日皆哭臨

而祭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日茵褥也毛詩箋日幃床帳

也爾祭詐幾時朔望忽復盡衾裳一毀撤千載不復引銑

祭不幾時月日已盡矣衾被毀除撤去也引陳設也言靈

筵被裳一已除去不復重陳設服制終也善曰爾雅日

引陳善本作愍良日憂心也愍痛

也漸進歲月已復年周憂心相痛矣善曰悲懷感物來

泣涕應情隕向日感物謂見平生衣服涕泣應其悲情而

日涕既善曰感物已見上文毛詩

去復不忍禮記周禮日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



徘徊不忍去從倚步踟躕銑曰遷移而立特步而不進也

善曰毛詩序曰彷徨不忍去楚詞曰步徙倚而遙思落葉委堦延側枯菱古帶墳隅善曰曹子建

翰曰委積也堦墓道茅草名隅角也善孤塊獨煢煢善曰曹子建

曰聲類曰堦墓塚也方言曰茅根也安知靈與無象何知其有靈與無靈也

贈白馬王彪詩曰孤魂翔故城楚詞曰魂煢煢兮不遑寐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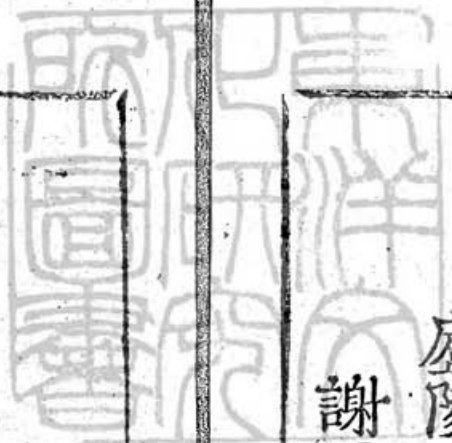
謂帝宮遠路極悲有餘良曰投致也遵奉也悲哀之情不

勉強就車以歸帝宮也帝宮帝城也帝城雖則不遠然行

盡此路之上悲情不止也善曰揮涕已見上文毛詩曰誰

廬陵王墓下作一首五言

謝靈運翰曰宋武帝子義真封廬陵王未之藩



旋屬帝失德朝廷謀廢立之事次在廬陵言廬陵輕諂不任社稷與少帝不協徐羨之等奏廢廬陵為庶人徙新安郡羨之等使使殺廬陵也後有讒靈運欲立廬陵王遂遷出之後知其無罪追還至曲阿過丹陽文帝問曰自南行來何所制作對曰過廬陵王墓下作

一篇善同翰注

曉月發雲陽落日次朱方向曰曉月發乘夜行雲陽朱方

為雲陽縣左氏傳曰吳伐楚以報朱方之役杜預曰朱方吳也吳地記曰吳政末方曰丹徒含悽泛廣

川灑淚眺連岡善本作崗字濟曰悽悲也泛舟行也廣大

山也善曰史記春申君曰廣川大水山林谿谷楚詞曰還顧高丘泣如灑青烏子相冢書曰天子葬高山諸侯葬

連眷言懷君子沈善本作痛切善本作中腸廬陵王沈深

切割也善曰毛詩曰眷言顧道消結憤懣運開申悲涼之阮籍詠懷詩曰容好結中腸



翰曰君子進消羣佞在朝也憤懣氣結者謂少帝時王見廢也今屬大運已開得申積日悲愁謂文帝即位追崇王為侍中王如故也涼終也善曰道消少帝之日運開文帝之初也沈約宋書曰少帝諱義符武帝長子即位為邢安泰所害周易否卦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白虎通曰天子崩赴諸侯何緣臣子哀痛憤懣無能不告語人者也春秋說題辭曰天子崩黎庶殞涕海內悲涼宋均曰涼愁也**神期恒若存**善本作**德音初不忘**鏡曰心於神明期恒如存也思接德音之初于今不肅曰其威與明靈常若存也**徂謝易末久松栢森已行**向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徂謝易末久松栢森已行**向徂徂謝去也末久猶陳積也言往去之事且速易為陳跡而丘陳之間松栢森然已成行善曰尚書曰帝乃徂落毛詩曰我行末久曹植寡婦詩曰**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高墳鬱兮巍巍松栢森兮成行**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良曰延州地名延陵季子封於此也餘注並與李善同善曰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使於首顧反則徐君死於是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漢

書曰龔勝者楚人也字君賓勝卒有一老父來吊其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先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徐**解劍竟何及撫墳徒**州先賢傳曰楚老者彭城之隱人也**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墳楚老也謂人已夭矣哀傷徒為也善曰解劍已見上注潘岳墓誌曰姨撫墳兮告辭皆莫能巧仲平視顧愷之拜宣武墓詩曰遠念羨昔存撫墳哀今亡**平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向曰疑言若此也此人謂王也通見滅亡也此兩者互有其相妨善曰若人謂延州及楚老也令德高遠是備也解劍撫墳是蔽也論語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相子新論曰漢高祖建立鴻基俾功湯武及身病得良醫弗用專委婦人歸之天命亦以誤矣此必通之蔽**理感深情慟定非識所將**濟曰考其物理感動深者也將亡之端也善曰言已往曰疑彼三人迨乎今辰已亦復爾斯則理感既深情便悲慟定非心識之所能行也王隱晉書曰荀粲與傅嘏善夏侯玄亦親常調嘏玄曰子等在世業問功名玄必勝我識汝我耳嘏難曰能成功名者



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祭曰功名苟之所獎  
然則志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齊我必能役子等為貴  
未能齊子所為也毛  
莒詩傳曰將行也  
**脆促良可哀天枉特兼常一隨往化**

**滅安用空名揚**  
翰曰特兼言甚於常者為枉見殺戮也今  
已化滅無形何用追崇爵位空揚虛名也

善曰莊子曰其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趙岐孟子章句曰  
良甚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孝經曰揚名於後世

**舉聲泣已瀝**  
善本作瀝字  
**長歎不成章**  
向曰舉聲嗟歎泣已下  
歷心志錯亂不成文章

言悲之深也善曰孟子曰君  
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違

**拜陵廟一首**  
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漢儀上  
陵歲以為常魏無定制江左元帝

崩後諸侯始有謁陵辭陵事蓋率  
情而舉非京洛之舊自元嘉來每

正月輿駕必謁  
初寧陵復漢儀

**顏延年**  
良曰延之從文帝拜高祖陵  
作此詩於陵置廟故兼言矣

**周德恭明祀漢道尊光靈**  
濟曰祀祭祀也光靈祖宗之靈  
光盛也善曰周書曰助王恭

明祀東觀漢記上賜東平王蒼書曰今送光烈皇后衣一  
篋今魯國孔氏尚有竹屨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

**哀敬隆祖廟崇樹加園塋**  
鏡曰樹立也園塋皆墓間道也  
善曰漢書房中歌曰乃立祖廟

敬明尊親如淳漢  
書注曰塋墓田也  
**逮事休命始投迹階王庭**  
翰曰逮及休  
美也謂及高

祖即位美命之始延年仕於王庭故云投迹階王庭階者  
猶進也善曰休命始高祖之初也禮記曰逮事父母尚

書曰陣于商郊俛天休命莊子曰多物  
將往投迹者眾周易曰夫揚于王庭  
**陪厠迴天顧朝讌**

**流聖情**  
向曰延年陪厠朝廷之間為帝顧過朝讌之時皆  
流聖情優也善曰毛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

側爾德不明時無陪無卿  
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  
**早服身義重晚達生戒輕**  
良曰

也言早服事委身於君方知君臣義重生命之戒可謂輕  
也善曰服服事也早服恩淺也故以存身之義為重也

達官達也晚達恩厚故以養生之戒為輕也王  
隱晉書曰孔坦上表曰士死知遇恩令命輕  
**否來王澤**



竭泰往入悔形

輔曰否來泰往謂少帝失德之持小人在

否來泰往少帝之時也否泰易二卦名也言王之德澤既竭人之悔去形見辨固西都賦序言王澤竭而詩不作周易曰悔去者憂虞之象也列子曰公孫朝不知世道之安

危人理之悔去周易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又曰泰君子道長小

入道消也勅躬慙積素復與昌運并

銑曰勅誠素故并合也言雖經帝室多難

而或慎其身勲高祖積故之恩不易忘節復與文帝昌運相合為君臣也善曰孝經鈞命史曰勅躬未濟四子講

德論曰非有積素累舊之惟春秋孔演圖曰帝當會昌成封岱宗宋均曰應會之期耳

榮會在逢迎

於君王以禮相逢迎則雲霄可致也善曰

論語糾滑識曰漸漬以道廢消乃行戰國策曰田光造燕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為道

駕守禁城

濟曰夙早也御猶使也守待也言早使宜嚴備清道之制而羣臣朝駕皆入待曙駐禁城之間

以入

東紳入西寢伏軾

善本作軾字

出東垆

向曰紳帶也西寢寢殿也延年自述

東帶入於寢殿伏於帝車之軾出於東垆則陵所也林外曰垆天子乘車車中有侍臣故延年得伏軾於帝車之上

伏之言者其敬甚也善曰紳大帶也論語子曰赤也東帶立於朝西寢廟在西也莊子曰宜尼伏軾而嘆東垆陵

所在

衣冠終冥漢陵邑轉葱青

良曰衣冠謂先帝衣冠終虛無不見也冥冥虛無也

葱青草木之色善曰漢書曰自高祖已下各自居陵傍立廟月一遊衣冠帛魏武文曰悼總帳之冥漢書景帝

紀作陽陵邑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也南都賦曰章陵鬱以青葱

生銑曰遵統也路陵中路隴陵也善曰說文

民思被歌聲翰曰文帝憑視陵廟之容見御之物哀敬於

文帝也司馬彪續漢書曰根車旋載容衣被歌聲班固漢書贊曰元帝自度曲被歌應劭曰持新曲以為歌聲也然

此言人之思慕

萬紀載絃吹千歲善本作託旒旌濟曰十

紀載行也絃吹絃管也



漢書詔曰制禮作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又曰聖王已設鐘鼓管絃之聲未衰儀禮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旌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旗也未殊帝世遠識之以別貴賤故云表德也天子各有建也

**已同倫化萌**古先帝道年代既遠而芬芳不息矣同大化流行之萌始也善曰言帝威靈若存故未殊其**幼壯**善遠而已質雖存其神已謝故同乎倫化之萌也

**困孤介末暮謝幽貞**翰曰幼壯謂少年日也未暮謂字

**孤介**之事不能居少帝亂朝也老時復謝幽靜貞吉之道亦不能就為戀文帝之明德也善曰漢書音義臣瓚曰介特也周易**發軌喪夷易歸軫慎崎傾**良曰軌跡夷平喪日幽人貞吉

**發軌喪夷易歸軫慎崎傾**良曰軌跡夷平喪跡入仕在於高祖平易之時高祖既沒遭少帝之難是發跡而失平易之道今老矣如車之將歸宜慎時傾之險也善曰以車之行喻已之仕也發軌弱冠也王武子答何劭詩曰計終收退致發軌將先起封禪書曰軌迹夷易易遵也歸軫暮年也楚辭觀軫立兮時傾

### 同謝諮議銅雀臺詩一首

五言 善曰集曰謝諮議環魏志曰建安十五

年冬作銅爵臺魏武遺令曰吾伎人皆著銅爵臺於臺上施六尺床總帳朝脯上脯補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爵臺望吾西陵墓田

### 謝玄暉

**總帷飄井幹 樽酒若平生**翰曰總細布之疎者帷即臺一名井幹樓言致樽酒於帷帳前若平生存時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總今南陽有鄧總淮南子曰大構架與宮室有雜棲井幹許慎曰皆屋構也

**西陵樹詎聞歌吹聲**向曰詎猶不也善曰不**芳襟染淚**善曰不

**迹嬋媛空復情**銑曰芳香也妓人悲泣淚濕香襟而多痕者牽引也善曰楚詞云心嬋媛而傷懷兮王逸曰嬋媛牽引也**玉座猶寂寞 况乃**善本



字妾身輕良曰玉座玉牀也寂寞虛無也言君王玉座尚善曰易是謀類曰假威出座玉床鄭玄曰坐玉床處天之位也寡婦賦曰懼身輕而施重

###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一首

五言 善曰劉璠梁曲曰天監二年僕射范雲

卒任昉自義興貽沈約書曰永念平生忽為疇昔然此郡謂義興也劉熙釋名曰傳傳舍也使人所止息而去後復來轉相傳也風俗通曰諸有傳信乃得舍於傳也

### 任彥昇

濟曰劉璠梁曲云任昉字彥昇樂安人也年四歲誦古詩數十篇十六舉秀才甲利文章之美冠絕當時昉出義興傳舍哭范僕射雲遂作此詩傳舍客舍也

### 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

命有異不為禮數式法也范雲

之德天下以為法則而瞻仰之實為國家楨幹善曰國楨謂范雲也左氏傳曰各位不同禮亦田數女史曰式瞻清懿毛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毛萇詩傳曰楨幹也一朝萬化盡猶我

### 故人情

向曰一朝死矣萬事人道化盡然我故人之情何時忘也善曰莊子曰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

有極也史記范雎謂須賈曰戀戀有故人之情待時屬興運王佐侯民英

良曰待仕於齊也屬興運謂梁也言范雲為人之英王佐之任故可待而任也善曰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班固

漢書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也袁子正結懽三十書曰立德蹈禮謂之英子產季札人之英也

載生死一交情 左氏傳曰楚子使椒舉如晉曰寡君願結懽於二三君史記太史公云下攜手遁衰孽接景事休明

邽翟公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攜手遁衰孽接景事休明謂連事梁武帝也景者義稱前人比於光景也善曰

衰孽齊東昏侯也休明梁武帝也班固漢書述曰攜手遁于秦鄭玄毛詩箋曰孽支庶也抱朴子曰攜手而遊接景

而處左氏傳曰王運阻衡言革時泰玉階平 善本有此二

孫滿曰德之休明 善本曾

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訥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草孔安國尚書傳曰衡平也言平常之言也彼言不草此



言華言亂之甚也長楊賦曰玉衡正而泰階平濬冲得茂彦夫子值狂生向曰王戎字濬

冲為吏部尚書得李茂彦為吏部郎戎以禮待之范雲特為吏部尚書彦昇亦為吏部郎與濬冲茂彦相類故云夫

子值狂生自比謙也夫子謂雲也善曰淮南子曰臺無所鑒謂之狂生高誘曰臺持也所鑒者玄德故為狂生臺

古握字也漢書曰酈伊人有涇渭非余揚濁清善曰伊人食其人皆謂之狂生

渭二水名涇濁渭清吏部之職本以激濁揚清為務言雲自有分別殊其源流非我所能揚也善曰伊人謂范雲

也綜核人物涇渭殊流非余狂生能揚清激濁也毛詩曰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孫綽曰涇渭殊流雅鄭異調曹子建

贈丁儀詩曰將率不忍別欲以遣離情濟曰平生慙欲分涇渭揚濁清

留言笑以遣離情也善曰言將率之初不忍一晨善本不忍便設欲留少須以遣離曠之情也

字意千齡萬恨生其一翰曰一晨分別之意猶不忍去日將率不忍一辰之忍况今千齡求隔萬恨俱生者乎毛

萋詩傳曰辰時也應璩與許子後書曰前別倉卒情意不

悉追懷已矣平生事詠歌盈篋笥良曰詠歌謂平生所述萬恨

善曰漸序孫叔敖曰篋兼復相嘲謔常與虛舟值

向曰方舟濟河有虛舟來觸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也言平生相謂嘲謔雖有相陵亦如虛舟值觸謂嘲謔之類也

善曰蒼頡篇曰喁調也字書曰朝亦喁也毛詩曰善戲謔兮莊子曰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舟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

不怒何時見范侯還叙平生意其二與子別幾辰經塗不盈

旬鏡曰范侯則雲也翰曰別後經行塗路不盈一旬善曰左氏傳曰日月之會是謂辰以子丑配甲乙也

猶歷弗覩朱顏改徒想平生人濟曰不見疾病顏色改易也

事也徒但也善曰楚寧知安歌曰非君撒瑟晨良曰君子

撒瑟寧知安然歌樂之日非君疾病之晨也善曰楚辭曰猶憤積而哀娛兮朔江州而安歌王逸曰安息歌今自寬慰也儀禮曰有已矣余何歎輟春哀國均翰曰已矣疾病者齊徹瑟琴



也善曰史記趙良謂商鞅曰五穀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春者不相杵毛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毛萇曰均平也

### 贈荅上

#### 贈蔡子篤詩一首

四言 善曰晉官名曰蔡睦字子篤

王仲宜

向曰蔡子篤為尚書仲宜與之為友同避難荆州子篤還會稽仲宜故贈之

翼翼飛鸞載飛載東

良曰翼翼飛鳥以喻子篤也載則也東者東行也善曰楚辭曰高

翱翔之翼翼毛詩曰載飛載鳴

我友云徂言戾舊邦

銑曰徂往戾至也舊國謂子篤本居濟陽

也善曰蔡氏譜曰睦濟陽人毛詩曰我友敬矣又曰周雖舊邦

舫舟翩翩以泝大江

濟

舫船也翩翩舫行兒逆水上行曰泝流也善曰楚辭曰將舫舟而下流舫與方同

蔚矣荒塗時行

靡通

翰曰蔚草荒蕪兒荒塗以喻時亂言時既荒亂時行故無通也靡無也善曰董仲舒士不遇賦曰懼荒

塗而慨我懷慕君子所同

良曰慨歎也言我歎而思慕與難踐

毛詩曰懷我審歎封悠悠世路亂離多阻

向曰時亂入苦別離相阻隔也

悠悠遠兒善曰毛詩曰濟岱江衡

善本作邀焉異處曰

濟水名岱山名子篤所居於此衡山名謂荆州仲宜客在於中邈遠也言兩鄉相遠而異處也善曰濟岱近兗州

子篤所往江行近風流雲散一别如雨

濟曰言此別離各恨時亂如風流雲

散無所定止如雨之降不還雲中也善曰鸚鵡賦曰何今日以雨絕陳琳檄吳將校曰雨絕于天然諸人同有此

言未詳其始人生實難願其弗與良曰言人事甚難願則不遂也善曰張奐與

崔子書曰人生實難願其弗與瞻望遐路允企伊佇翰曰遐遠允信企舉

善曰毛詩曰瞻望弗及佇立以位又曰跂予烈烈冬日肅

肅淒風向曰烈烈寒甚也肅肅風急兒善曰毛潛鱗在

詩曰冬日烈烈左氏傳申豐曰春無淒風



淵歸鴈載軒日潛鱗魚也冬寒故潛於泉軒飛兒善

寒則迷於淵史記曰楚人有好以若非鴻鵬孰能飛善

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軒飛兒若非鴻鵬孰能飛善

作翻字濟曰苟且也鵬猛鳥也言且非此鴻鵬誰能飛

翻離此亂時之險善曰因所見而言之毛詩曰匪鷦匪

鷦翰飛矣天毛雖則進善本作慕予思罔善本作宣良曰

法言曰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尚書曰予思曰孜孜瞻

望東路慘愴增歎平率彼江流爰逝靡期君子信誓不遷于時

亦無期止善曰毛詩曰率彼淮浦君子信誓不遷于時

有遷移善曰毛詩曰言笑晏晏信誓且且及子同寮

生死固之善曰左氏傳曰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同

寮敢不盡心乎何以贈行言授斯詩良曰授奠也善曰

行晏子送曰嬰聞贈人以財不若以言請以言乎夫蘭本

三年成而湛之以酒則君子不近湛之鹿醢貨以匹馬願

子勉求中心孔悼涕淚漣漣濟曰孔甚悼痛也涕淚如波

詩曰中心是悼周易曰泣血漣漣嗟爾君子如何勿思銑曰

謂子篤如何勿思言當思此贈之意

善曰毛詩曰君子行役如之何勿思

贈士孫文始一首四言趙歧注曰士孫萌字文始少有才學

年卜五能屬文初董卓之誅也父瑞知

至荆州依劉表去無幾果為李儒等所

殺及天子都許昌追論誅董卓之功封

王仲宣

天降喪亂靡國不夷銑曰靡無也夷猶滅也善曰毛詩

日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日亂生不



善曰爾雅曰暨與也 宗守盭失越用遁違 濟曰宗守謂國

則盭除顛夫遠用避違其難也越遠遁避也 善曰杜預

左氏傳注曰越遠也鄭玄禮記注曰遁逃也 孔安國尚書

傳注曰 遷于荆楚在漳之涓 濟曰荆楚荆州漳水在焉涓

漳水出焉毛詩 在漳之涓亦克宴起 善本作處字 翰曰

曰居河之涓 和通麓 直 比德車輔 銑曰麓竹器填

從容觀詩書 和通麓 直 比德車輔 銑曰麓竹器填

之者言與父始和通如吹此樂如御車人為車輔侍矣

善曰毛詩曰伯氏吹填仲氏吹麓毛萇曰土曰填竹曰麓

鄭玄曰其相應和如填麓左氏傳曰宮之奇曰 既度禮義

卒獲笑語 良曰度用卒終獲得也 善曰毛詩 庶茲永日

無暨厥緒 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尚書曰荒墜厥緒 雖曰無

暨 時不我已 翰曰已成也言雖無暨時屬喪亂不成我

也 與 同心離事乃有逝止 銑曰言二人同心離事言別也

絕我中腸 橫此大江淹彼南汜 良曰言文始將離橫度

文始所封潞津在荆州南故也 善曰楚辭曰橫大江兮

揚靈王逸曰橫度大江揚已精誠也毛詩曰江有汜之子

歸不 我思弗及載坐載起 濟曰我思之既不能及故則坐

張衡怨詩曰我聞 惟彼南汜君子居之 翰曰君子謂文始

其聲載坐載起 惟彼南汜君子居之 翰曰君子謂文始

何陋之有 悠悠我心薄言慕之 善曰毛詩曰青青子衿悠

悠我心又曰采采 人亦有言靡哲不思 銑曰人謂古人靡

之人無不思之 善曰毛詩曰人亦有矧伊嫵婉胡不悽

言靡喆不愚又曰有懷于衛靡日不思 矧伊嫵婉胡不悽

而良曰矧况伊惟也嫵婉好息胡何也言天下賢哲而無

不思况惟情好也何不悽愴而助辭也 善曰毛詩曰



矧伊人矣又曰人晨風夕逝託與之期翰曰離別之後願無兄弟胡不比焉

託附遠情以為期信也晨風鳥名其飛疾善曰毛萇詩傳注曰晨風鸛也楚辭曰因歸鳥而致詞差迅高而難當

瞻仰王室慨其求歎平聲歎聲善曰毛詩曰瞻仰王室歎其衰微慨

以蕃王室毛詩曰慨其歎矣良人在外誰佐天官向曰良人謂賢

又曰我思肥泉茲之求歎人謂文始也言文始在外誰當任天子之官佐任也善曰毛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孔

安國曰人代天理官四國方阻俾爾歸藩翰曰四國為中不以天官私非其材

善曰毛詩曰四國于蕃又曰俾爾多益爾之歸藩作式歸國以為蕃屏謂文始之澹津也俾使也

下國鏡曰法式法也下國謂文始所封之國也善曰尚書曰世世享德萬邦作式鄭玄毛詩箋曰法式法也毛詩

曰命于無日蠻裔不度汝德良曰無以為蠻夷荒裔之國不敬汝德虔敬也善曰賈

逵國語注慎爾所之主字率由嘉則濟曰所之謂之於日虔敬也慎爾所之主字率由嘉則澹津也率循由用

嘉善也善曰毛詩曰慎爾出話又曰不愆龍雖勿丹志嘉善也善曰毛詩曰慎爾出話又曰不愆龍雖勿丹志不忘率由舊章又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見

亦靡或翰曰潛龍勿用志不可拔也靡無忒差也善曰周易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鄭玄毛詩箋云忒差

也悠悠澹澹鬱彼唐林向曰悠悠遠也澹澹水名在文始封國唐林地名鬱深遠兒

善曰荆州圖曰漢壽縣城南一百步有澹水出縣西陽山又曰澧陽縣蓋即澧水為名也在郡西南接澧水晉書曰

天門有零陽縣南平郡有唐縣盛弘之荆州記曰零陵東接作唐然此三縣連延相接唐林即唐地之林也雖

則同城邈其迥深良曰同城與荆州同界也邈遠也迥獨也善曰爾雅曰迥遠也白駒遠

志古人所箴允矣君子不遐厥心既往既來無密爾音鏡曰

白駒詩篇名刺宣王不能留賢者乘白駒而去箴戒也喻時亂不能用其文始也翰曰允信遐遠厥其也言信

矣君子豈不大其心人之往來無絕爾音耗密絕也善曰毛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無金

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贈文叔良一首

四言 益州牧劉璋贈以此詩戒之 善曰

于寶搜神記曰文穎字叔良南陽人繁欽集又云為荊州從事文叔良作移零陵文而繁集又有贈叔良詩獻帝初平中王粲依荊州劉表然叔良之為從事蓋事劉表也詳其詩意似聘蜀結好劉璋也

翩翩者鴻率彼江濱

良曰翩翩孤飛兒率循也 善曰毛詩曰翩翩者騅說文曰翩翩飛疾兒

君子于征爰聘西隣

向曰君子謂叔良西隣益州也 善曰毛詩曰之子于征西隣謂蜀也

臨此洪渚伊思梁岷

翰曰洪渚大江也梁岷蜀二山 爾行

孔邈如何勿勤

向曰孔甚邈 君子敬始慎爾所主 濟曰敬

行 善曰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孟子曰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趙岐曰近臣當為遠方來賢者為主遠臣而至 主於在朝臣之賢者也 謀言必貞 善本作 錯七說 梳申

輔向曰所謀出之言必正措詞必申匡輔之志說詞真正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賢善也所言說當申相輔也

申或為 延陵有作僑肸是與 肸叔向也季子聘鄭見子產

如舊識戒之以慎終過晉謂叔向曰吾子志直必 先民遺

思免於難也故繁以此事戒叔良也 善同翰注 先民遺

跡來世之矩 良曰跡謂延陵之跡可為來世之規矩 善

來世以台 既慎爾主亦迪知幾探情以華覩著知微 濟曰

為口實 既慎爾主亦迪知幾探情以華覩著知微 濟曰

謂其所士之事迪蹈也亦須蹈知其幾也 向曰華兒著

明微暗也言探其情理形兒見明須知其暗幾也 善曰

華喻兒越絕書子胥曰聖 視明聽聰靡事不惟 濟曰目視

人見微知著覩始知已 視明聽聰靡事不惟 濟曰目視

須聰無事不思而後行也靡無惟思也 善曰論語 董禍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字林曰惟思也 董禍

荷名胡寧不師 翰曰董禍晉大夫也吳王夫差會晉定公

董禍請事於吳吳乃退就幕而會董禍之力也荷重胡何

寧安也董禍既有此重名以解國難何得安然不為師法



也以此事喻叔良使益州後解國難也 善曰晉令董褐復吳曰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軟晉侯亞之韋昭曰董褐晉大夫司馬寅也毛詩曰胡衆不可蓋無尚我言 良曰天下衆事不可蓋藏無寧忍子衆不可蓋無尚我言 高慢我此言也尚猶高也 善曰家語金人銘曰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下之廣雅曰尚高也 梧宮致辯齊楚構患平聲 銑曰楚使聘齊齊王饗之於梧宮而齊王有言將必伐楚使者有辯說逆齊齊王自是齊楚舉兵相伐遂構患禍此戒叔良無作辯說 成功有要在衆思歡 向曰要正言以逆前事 善同銑注 帝曰成允成功惟汝賢又曰有倫有要 人之多忌掩之 實難 濟曰忌諱也言人多忌諱其所短而掩蔽之若能不氏傳秦伯謂公孫枝曰夷吾其瞻彼黑水滔滔其流 翰曰定乎對曰今其言多忌克難哉 梁州分則益州屬焉滔滔流兒 善曰尚書曰江漢有卷華陽黑水惟梁州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允來厥休

良曰江漢蜀也言彼有席卷天下之志若彼信服王命而來自是其美 善曰言彼二國席卷而來信汝之美也 漢書劉歆說高 二邦若否職汝之由 良曰今陸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

若一國否塞不通為之患逆則由汝職不違所戒者也 善曰言彼二國若懷不順此汝之由 毛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毛萇詩傳曰若順也否猶藏否也謂善惡也 左氏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也 緬 彼行人鮮克弗留尚哉君子異于 善本作他仇 向曰緬遠也尚庶幾也于猶當也化類也言遠彼行人使於蜀者皆為劉璋所滯少能不見留者言皆被留也庶幾君子當異於他類善自勉也 善曰少能不留言多淹留也賈逵國語注曰緬思兒也左氏傳曰行人言使人也毛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左氏傳楚子木語晉范武子之德王曰尚矣哉能敬神人社預曰尚者上也毛萇詩傳注曰仇匹也 人誰不勤無厚我憂 翰曰言人誰不為國家勤勞當自勗楚詞曰惟天地之無窮哀 惟詩作贈敢詠在舟 銑曰同舟生民之長勤我粲自謂也

楚詞曰惟天地之無窮哀 惟詩作贈敢詠在舟 銑曰同舟生民之長勤我粲自謂也



憂同故以此詩作贈以戒之也善曰言為詩以贈者有在舟之義憂患同也鄧析子曰同舟渡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言憂患同也

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五言

劉公幹 濟曰魏文帝初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文帝來視損疾去後損賦詩

以贈之謂未即帝位時也

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 良曰元大后君也謂武帝南鄉

曹操也至南鄉謂征劉表也尚書曰眾非元后何戴張衡思玄賦曰爰整駕而亟行毛詩曰維汝荆楚居國南鄉

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翱翔 向曰從武帝至舊鄉如漢高過

鳥翼之同飛善曰豐漢高祖所居以四節相推斥季冬

風且涼 翰曰四節四時之節推片相推逐也言歲月促而易往也善曰四節已見上文周易曰寒暑相推

成焉廣雅 衆賓會廣座 善本作明燈 善本作囊其炎光 日

囊盛兒善曰史記侯嬴曰公子自是迎嬴羣衆廣坐之中楚詞曰蘭膏明燭華鏗錯鏗與澄音義同廣雅曰煇熾

也也燈清歌製妙聲萬舞在中堂 濟曰製作萬大也善曰大明兒

玄曰萬舞金壘含甘 善本作醴 羽觴行無方 向曰壘鐘干舞也

酒也羽觴酒盃為雀形也無方猶無算也善曰長夜忘歸來聊且為大康 翰曰言醉樂忘歸也于時戎馬稍息故

康職思四牡向路馳歡 善本作悅誠未央 良曰四牡四馬其居

善曰四牡謂驪駒也漢書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無庸歸音義曰逸詩篇名也

余嬰沈痼疾窳身清漳濱 翰曰前篇敘昔日游從此沈痼疾皆病也窳居也清漳水名濱畔也善曰禮記曰身有痼疾

說文痼久也漢書曰魏郡武始縣漳水至邯鄲入漳山海

病也窳居也清漳水名濱畔也善曰禮記曰身有痼疾說文痼久也漢書曰魏郡武始縣漳水至邯鄲入漳山海



經曰少山清漳水出焉東流于濁漳之水自夏涉玄冬彌廣善本作十餘旬翰

冬日其神玄冥故云玄冬言卧疾從夏至冬相與遠踈已十餘旬也彌遠廣踈也善曰揚雄羽獵賦曰玄冬季月

天地隆烈杜預左氏傳注曰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曰

則文帝也善曰搜神契曰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尚

書曰至于岱宗太所親一何篤步趾慰我身良曰所親謂

也善曰在比傳遂啓強曰今君親步玉趾清談同日夕

情躬敘憂勤濟曰言來看疾與之談說同至於夜情相顧

念至於便復為別辭游車歸西隣素葉隨風起廣路揚埃

塵濟曰清談至於日夕文帝便歸洛陽故云西隣鄰都逝者

如流水哀此遂離分銚曰人命將往如水之流况此卧疾

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追問何時會要我以陽春向曰謂別

時為會期我春時要期也善曰楚詞望慕結不解貽爾

新詩文翰曰望慕相思愁結而不解故遺爾此詩也新詩

勉哉脩令德北面自寵珍良曰戒文帝自勗勉勤脩令德

尚在善曰左氏傳曰忠為令德北面臣位也禮記

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歎平良曰慨謂感歎也善終夜

不遑寐敘意於濡翰向曰遑暇寐卧濡沾翰筆也敘意沾

楚詞曰魂恍恍兮不遑寐明燈善本作曜閨中清風淒已

寒向曰淒白露塗前庭應門重其關銚曰應門正南門

爾雅曰正門謂之應門四節相准片歲月忽欲殫良曰殫



曰禮記曰壯士遠出征戎事將獨難翰曰謂文帝將出征  
 歲既殫矣善曰壯士謂五官也漢書高祖曰壯士行可畏  
 出征也善曰壯士謂五官也漢書高祖曰壯士行可畏  
 出征謂在孟津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文帝立為五官郎  
 中將典略曰建安二十二年魏郡大疫徐幹劉植等俱逝  
 然其間唯有鎮孟津及黎陽而無所征伐故疑出征謂在  
 孟津也以在鄴故曰出征  
 以有兵衛故曰戎事也  
 後思懷常曰所為歡會  
 也善曰涕泣幹自謂也

涼風吹沙礫氣霜善本作霜氣字何皚皚五來向曰豫思文帝

氣邊氣皚皚白兒善曰易備卦驗曰異氣不至則大風  
 楊沙礫小石也說文曰皚皚霜雪皚劉歆遂初賦曰漂積

雪之皚皚牛哀切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暉銑曰緹丹黃色也華燈已

見上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良曰連篇章謂與諸文人

善曰論衡曰興論立說結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翰曰

文帝也文雅之志縱橫如飛善曰漢儀注曰列侯為小  
 丞相稱君侯大戴禮曰天子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小

臣信頑魯善本作魯字僂佻安能追向曰魯鈍也此自謙才不

猶及也善曰儀禮曰小臣正辭李尤東觀賦曰臣雖頑  
 鹵慕小雅斯干歎詠之美僂佻已見上文論語曰參也魯

孔安國曰魯鈍也魯與鹵同

贈徐幹一首五言掖劉在禁省故有此詩

劉公幹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銑曰有東西掖兩門徐在西故

誰謂宋遠跋余望之洛陽而宮拘段清切禁中情無由宣

銘曰洛陽宮有東掖門西掖門拘段清切禁中情無由宣

良曰拘拘束限限阻也清切猶嚴切也天子所居曰禁言  
 各有拍束阻限在於嚴切之所中情無由宣通善曰史  
 記曰景帝居禁中禁中者門戶有禁非  
 侍御不得入楚詞曰折中情而為詩  
 思子沈善本作心



曲長歎不能言善曰毛詩曰在其板屋亂我起坐失次第

一日三四遷向日遷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向日寺司

司之地善曰風俗通曰尚書侍御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地細柳夾道生方塘含清源

濟曰塘池源流也善曰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翻翻銑曰

思玄賦曰且余沐於清源楚詞曰漂翻翻其上下善曰率人易感動淚下與矜連善本

字仰視白日光皦皦高且懸良曰率離也皦皦日光見日

日毛詩曰謂余不信有如皎日毛萇兼燭八絃內物類無

頰偏我獨抱深感不得與此焉翰曰言日光照燭天下無

失志不得與比於衆物也善曰韓子曰朱孺對衛靈公

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楊雄解嘲云日月之經

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絃音義曰八方之網維也尚書曰無偏無訛遵王之誼

贈從弟三首五言 濟曰公幹

劉公幹

汎汎東流水磷磷水中石銑曰磷磷水中見石見善

日夜不休毛詩曰揚之水蘋藻生其涯華葉紛擾善本

紛何采之薦宗廟可以羞嘉客向曰蘋藻草名涯岸也紛

擾弱藥可薦於宗廟進於王公羞進也嘉賓乃王公也善曰

蘋藻以喻從弟也左氏傳君子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

於王公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嘉客豈無園中葵懿此出

深澤翰曰懿美也深澤謂流水中石也此言豈更無珍美

古詩曰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爾雅曰懿美也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向日亭亭高風聲一何盛松枝



一何勁向日勁

永霜正慘悽終歲常端正

濟曰慘悽寒兒端正謂花色不

變善曰楚詞曰霜露慘悽而交下豈不羅疑寒松栢有本性翰曰人心堅

終世不改易善曰疑嚴也莊子曰天寒既至雪霜將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

鳳皇集南嶽徘徊孤竹根

良曰鳳皇生丹穴在南故云南嶽徘徊未安食此竹實也根竹

莖莖根通言也善曰鳳生丹穴故曰南嶽鄭玄毛詩箋曰鳳皇之性非竹實不食亦喻從弟也於心有

不厭奮翅凌紫氛

向曰厭足凌上也紫氛天氣也食此竹實心有不足喻非明時而食祿奮翅羽

上出於人也豈不常勤苦善曰勤勞也黃雀喻小人與黃雀群翰曰勤勞也黃雀喻小人言高飛遠遊豈不勞

苦羞恥與小人羣於朝廷善曰黃雀喻俗士也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翰曰言

去何時當見光儀待聖明君也須待也善曰尚書曰鳳皇來儀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鳳皇至

文選卷第二十三 終

文選卷第二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贈荅二

曹子建贈徐幹一首

贈丁儀一首

贈王粲一首

又贈丁儀王粲一首

贈白馬王彪一首

贈丁翼一首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